

●史海钩沉

古城邵阳解放的日子

伍想德

从我师转业到邵阳工作的,目前只剩下邹辉和我了。邹辉是辽宁人,1948年参军,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从我师后勤部政委转业到邵阳市卫校任副校长。我俩常在一起回忆我师的历史。国庆节快到了,他又向我谈起古城邵阳喜获解放的日子。

他说:“我所在的东北野战军49军145师434团(后改为261团)2营6连,1949年7月打赢湖北荆沙战役后,渡过长江参加湖南澧县战斗。后部队立即开往湘潭、邵阳方向参加衡宝战役。首先,打的是黄土铺战斗,战斗一打响敌人就向邵阳方向退去了。接着参加位于双峰县的青树坪战斗,49军146师打头阵,误入了敌人的伏击圈,伤亡较大。49军命令145师434团去支援,1营打主攻,连续攻下两个山头,敌我双方大量伤亡。敌人见我38军赶到而迅速撤往邵阳方向了。衡宝战役战局发展很快,兄弟部队在邵阳境内打了界岭战斗、灵宫殿追击战、五龙岭歼灭战、石下江战斗、武冈攻城战等,消灭敌人4.7万人,解放了邵阳地区各县城。但我军牺牲也不少,如灵宫殿战斗我135师孤军

深入对付白崇禧部队的4个师,后来敌我双方投入9个师激战,我军牺牲500余人,至今在灵宫殿的群山中就有几十处烈士墓地。最后一战五龙岭歼灭战,虽然我们消灭了敌军的‘钢铁团’,但我军122师365团也牺牲了140多位官兵。他们牺牲在邵阳解放的前一天,用‘黎明年纪’的鲜血染红了邵阳大地的黎明,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1949年10月10日,49军145师进入邵阳市,千年古城喜获解放。那天秋高气爽,阳光灿烂,大街扫得干干净净,各商店都挂着新的国旗,街上贴了欢迎解放军的标语,欢迎队伍举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握着小红旗,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扭起秧歌,一队一队涌向汽车站。那天早上,我们进城的部队集结在城东大路旁。上午10时,军乐队奏着《义勇军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先导队抬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从双坡岭行进到砂子坡时,欢迎的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我们以四路纵队向城内开进,有重机枪队、高射机枪队、轻机枪队、82迫击炮队、60炮队、冲锋枪队、卡宾枪

队、步枪队等。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喊着口令,并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一个多小时,队伍才全部过完,欢迎的队伍把我们送到驻地。我们434团没有留在市区,立即行军到市东南的五峰铺镇驻扎。自那以后几天,南下干部与邵阳地下党员会师,搭建邵阳地县架子,进行支前、征粮、清匪、整编游杂武装等工作。我们团在五峰铺除休整以外,主要是对衡宝战役解放过来的士兵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经过一周的训练补充到连队,为进军广西做了兵源准备。10月20日,我们434团随着145师,从五峰铺出发,沿着湘桂路进军广西剿匪了。”

“要把牺牲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向我们的青少年进行宣传,世世代代传承红色基因,把用革命先烈鲜血染红的邵阳大地建设得更加幸福美好!”现已90多岁的邹辉说,参加衡宝战役那些战斗的场面,那些牺牲战友的形象,那进入邵阳市群众欢迎的情景,他都历历在目。

(伍想德,原邵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壮美河山

郑国华 摄

●思想者营地

“微信诗歌”琐议

刘军华

中国新诗在20世纪三番五次地充任了先锋者的角色,呐喊和催生了重大历史转折的到来。随着QQ,特别是微信等新传播媒介的登场,中国新诗正迎来又一波热潮,似乎我们正步入一个“微诗”时代。但是,从目前来看,这并没有在整体上刷新人们对新诗多年以来所积淀下来的成见。“看不懂”“没诗味”等依然是贴在中国新诗身上难以撕扯下来的标签。立足“微信诗歌”,我认为中国新诗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来理解和处理时代精神和现实抒写。

第一,从“微信诗歌”的艺术框架来反观“慢”艺术、“抒情”艺术的重要。“微信诗歌”从艺术框架来看,它更倾向于“短”“平”“快”,与消费文化有着天然契合。中国新诗应重视“慢”艺术、“抒情”艺术。“慢”艺术首先源自人们对“慢生活”的珍视,这种“慢生活”在中国有着更深厚的传统基质和更可接受的心理准备。“慢”艺术意味着创造者需要更加注意写作技巧上的积淀和提炼。“信笔所至”“脱口而出”,就立马在微信里发出,是无助于写作者在艺术水准上进一步提升的。好的诗歌是“改”出来,艺术是在时间中锤炼出来的。当下,有些理

论家和诗人总是片面地图解西方诗歌的现代性——“反抒情”。我们可以将“反抒情”理解为一种手段,“真实”和“有思想”才是它的目的。因此,在当下提出重视“抒情”艺术,一方面反对那种虚假浮夸的宣泄,一方面也不同意那种完全私人化、自我化的倾诉,而是要着眼于时代的真实感受,与人民的喜怒哀乐保持着声气相通……注重“私我”而不是“唯我”,注重“感性”而不是“感性”泛滥。

第二,从“微信诗歌”的互动模式来获知读者的阅读需要。在传播方式上,“微信诗歌”与传统诗歌相比,其互动性极大加强了。读者是整个文学活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我们往往只看重作者的主体性作用和独断性的权威,读者的“创造”职能在整个过程中就被忽视和过滤了。在“微信诗歌”中,读者或点赞、或留言,这是对作品的直接反馈。虽然中间不乏有专业的读者,但总体而言这是一种大众性的批评,作者不一定要从中照单全收,但却给了作者对自己的“产品”不断反思、自省的可能性提醒。无论这些“批评”是从正面的肯定,还是侧面的否定,作者对自我的反观和自省毋庸

置疑是必要的。从深层次来看,这些“批评”是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的审美和认知水平,是一个时代氛围的另种呈现。敏锐的作者从中能读出不少相关信息的,将大大扩大作者本人感受、认识社会和生活的视域,延伸作者思考问题的深度等。

诗人不是飘在云端的,其生存的根系必须深扎在广大民众的精神血脉之中。作者面向读者,不是要求作者去迎合读者和刻意去追求“知音”,而是去培养和提升读者。实际上,从中还可以尝试恢复中国诗歌曾经有过的“酬唱”传统。有学者曾将中国新诗不甚景气的原因之一归咎为“酬唱”传统的丢失,认为中国新诗的创作太过于个性化、单枪匹马了。而“微信诗歌”以其互动性强的优势,一些“酬唱”性的行为在有意无意之中有所兴起,譬如“问题”写作,譬如诗句“集锦”,譬如以人文兴趣和创作宗旨大体相同为引领的各种诗群大肆涌现……中国新诗应营构出良好的氛围,让大众从读者身份逐渐转变成创作者,主动参与、积极建设。

(刘军华,隆回县滩头镇中学教师)

●邵阳诗韵

变醅养瘠吴知州

刘宝田

吴从谦,景宁(今浙江仁和县)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至清康熙六年(1667)任武冈知州。其时,清朝初立,民生凋蔽,满目疮痍。吴知州致力改变州内荒僻穷困面貌,民生初安。任上,他又领潘应斗等纂《武冈州志》。在《云山丹灶冷秋风》一文中,我曾言及他的《云山》诗。但他真正能反映社会现实的是《初入武冈四首》。四首内容大体相同,现解析、赏读其前两首。

其一曰:“五里城中何有乡,哟哟胥见草披场。欲教驯雉常行野,难使哀鸿尚集疆。比户冬衣无掩胙,谁家朝食有盈肠。盛朝幸际仁恩浩,和泪重歌孔迩章。”

小小的武冈城中哪有什么人家,全都是一片田地,草木纷披。有人则成乡,无人或人太少,都不成乡村。哟哟,田地平展。《诗经·小雅·信南山》曰:“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哟哟原隰,曾孙田之。”意思是,在那终南山,确实有大禹开辟的田地;成片的田野平展整齐,后代子孙们曾在那里耕种。胥,全、都。想要治理好,我常常在野外调查、了解,要使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群集到这城廓中很难很难呵。

●品茗谈文

品书话雁

刘绍雄

金风送爽、大雁南飞之时,正是大江南北橙红橘绿、五谷成熟的收获季节;同时,霜风渐紧,落木萧萧,一派萧杀的气氛使人睹雁怀人,愁思缕缕。当雁飞头顶,秋叶敲窗之际,浏览古人关于秋雁的诗书,自然别具情味。

《楚志》记载:“衡州有回雁峰,雁至不过,遇春而归。”衡州即今衡阳,回雁峰乃南岳衡山72峰之首。在古代,大雁也因此而被称为“衡雁”。大雁南飞,“雁至此不过”,不过是古人猜测臆想而已。连杜甫也这样认为:“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而宋代的寇准却写诗反驳道:“危栏秋尽偶来凭,霜落秋山爽气澄。谁道衡阳无雁过,数声残日下春陵。”春陵,在今湖南宁远县东北部,靠近粤桂边界。寇准亲眼见雁下春陵,故能大胆否定雁不过衡阳回雁峰之说。

其实,雁是一种候鸟,南来北往。春夏两季,雁安居西伯利亚,秋季就成群结队地向南方迁徙。它南飞的途径,一是从我国东北,循着沿海地带到达印度、南洋群岛等地;二是从内蒙古经青海、四川、云南诸省,到缅甸、泰国、印度和马来西亚一带。大雁南翔往往数十成群,排成整齐的行列,古人称之为“雁阵”。雁群所以要排成“一”字或“人”字形队伍,是因为飞行路程长,后雁可利用首雁翅膀鼓动时产生的上升气流飞翔,用以保存体力。

《禽经》曰:雁“夜栖川泽中,千百为群,有一雁不瞑,以警众也”。在迁徙途中,雁群常选芦苇沼泽地或河滩宿营,由经验丰

驯雉,指施行善政,泽及鸟兽。哀鸿,喻百姓流离失所。家家户户冬无蔽体之衣,日无盈肠之食。比户,一户挨着一户。虽然皇恩浩荡,百姓还是流着泪歌唱“父母在,要供养,不敢远离故土”。孔迩章,典出《诗经·周南·汝坟》:“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汝坟,汝河的大堤。孔,很;迩,近。意为虽说差役如烈火,但父母在此,要奉养呵,不能逃离。描绘出战乱之后,民不聊生的现实,表达了对人民痛苦的同情和要施仁政以安民的执政情怀。

其二云:“浪离相向鹤如颜,极目干戈载道间。欲为圣朝留赤子,独将心事对青山。垂帘不厌官如水,闭阁何妨鸟自还。抚字每惭能下下,河阳有地种花艰。”

清初立,世未宁,百姓生计艰危,西南还是干戈载道。留赤子,安定百姓,不使流离。对青山,心事重重。官如水,清白自守,安抚养育百姓。要“留赤子”,抚百姓,不能像潘岳做河阳县令时那样,有时时间和精力将全县栽满桃花呵。心思在民,应当是上不负天恩,下不负黎民,中不负良知矣。

富的老雁担任警戒。一旦发现敌情,立刻发出惊叫,雁群便有秩序地飞向空中。

由于大雁常在霜晨和日暮之时飞过,并发出嘹亮的鸣声,激发了历代墨客骚人的诗情,触动了无数天涯游子的归思。唐诗人韦应物在《闻雁》诗中写道:“故园渺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雁鸣催归,游子顿起故园之情。明代张位的《夜闻雁有感》写道:“嘹唳关河远,徘徊旅思长。一天秋似水,满地月如霜。念尔心千折,凭传札十行。不堪游子泪,人北雁南翔。”闻雁思乡,深情殷殷。唐代诗人杜荀鹤的《题新雁》诗写得清新别致:“暮天新雁起汀洲,红蓼花疏水国秋。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诗中的“新雁”,正是南迁的旅雁。

古代诗人吟咏孤雁的诗篇也不在少数。孤雁就是掉队之雁,它们大多因年老体弱,或受伤致残而落伍。这种离群之雁的孤鸣声更加凄厉,更能打动诗人的恻隐之心。杜甫的《孤雁》诗咏道:“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野鸭无意绪,鸣噪自纷纷。”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写过一首叫《雁丘》的词,他在词序中叙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捕雁人用网捕获了一只雁,并宰吃了它;而另一只脱网的雁悲鸣不已,“竟自投地而死”。元好问买下那只投地而死的雁,并亲自垒丘埋葬了它,同时作词伤悼之。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